TiO₂掺杂 SmTaO₄ 陶瓷热物理性能研究

周 颖^{1,2},石兴华¹,甘国友¹,葛振华¹,冯 晶¹

(1. 昆明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, 云南 昆明 650093)

(2. 云南省科学技术院, 云南 昆明 650000)

摘 要: 热障涂层是燃气轮机高温部件保护的重要材料之一,SmTaO₄陶瓷具有优异的高温相稳定性和力学性能,有望成为新型热障涂层材料。本研究采用固相法制备 TiO₂掺杂 SmTaO₄陶瓷,结果表明:掺杂 TiO₂未改变 SmTaO₄陶瓷晶体结构,样品均为单斜相,掺杂 2mol% TiO₂的 SmTaO₄陶瓷烧结过程中出现的第二相为 Sm0.33TaO3;随着 TiO₂含量增加,SmTaO₄陶瓷的热导率先下降后上升,当 TiO₂掺杂含量为 2mol%时,热导率最低为 1.42 W·m⁻¹·K⁻¹,低于 SmTaO₄ (1.59 W·m⁻¹·K⁻¹,900 ℃),与 7-8YSZ 相比(2.1~2.7 W·m⁻¹·K⁻¹,100~900 ℃)下降了近 30%。掺杂 2mol%TiO₂的 SmTaO₄ 陶瓷热膨胀性系数最大值为 10.8×10⁻⁶K⁻¹,大于 YSZ (~10.0×10⁻⁶K⁻¹)和 SmTaO₄(9.62×10⁻⁶K⁻¹,1200 ℃),与纯 SmTaO₄ 相比,TiO₂掺杂提高了 SmTaO₄陶瓷的热膨胀系数。因此,TiO₂掺杂 SmTaO₄陶瓷有望作为新型热障涂层材料使用。 关键词: TiO₂-SmTaO₄陶瓷;热障涂层材料;热物理性能;热导率 中图法分类号: TQ174.75⁺8.16 文献标识码:A 文章编号: 1002-185X(2022)02-0545-07

热障涂层是高效燃气轮机稳定工作的重要材料之 一,不仅能抗腐蚀、提高工作温度,还可以减少燃油 消耗,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^[1,2]。热障涂层材料要具备 高熔点、高温相稳定、热导率低、耐腐蚀、高温韧性 优异等特点^[3,4],还能与基体材料具有较好的相容性而 不发生反应。陶瓷热障涂层与粘结层、合金基体之间 的热失配是导致陶瓷热障涂层剥落失效的主要原因。 氧化钇稳定氧化锆(YSZ)是目前广泛使用的热障涂层 材料,YSZ在高温下(>1200 ℃),会转变为四方相 (t)和立方相(c)的混合物,冷却过程中四方相又 转变为单斜相(m),仅能在低于1200 ℃以下使用, 不能满足未来高推重比燃气轮机的发展^[5,6];此外,在 相对于更好地保护基体、更高的使用温度下,YSZ 热 导率偏高,找到满足相关要求的新型热障涂层材料势 在必行^[7]。

当前广泛研究的新型热障涂层材料主要包括焦绿 石结构 RE₂Zr₂O₇^[8], 萤石结构 La₂Ti₂O₇^[9,10], 独居石结 构 LaPO₄^[4], RE₂SiO₅^[11], 磁铅石结构 LaMgAl₁₁O₁₉ (LHA)^[12-14], 石榴石结构 Y₃Al_xFe_{5-x}O₁₂^[15], RETaO₄、 RE₃TaO₇ 和 RETa₃O₉^[16]等。稀土钽酸盐具有高温 (1600 \mathbb{C})相稳定性及力学性能优异,相变前后体积 变化小等优点^[17,18]。RE₃TaO₇ 和 RETa₃O₉的研究,主要 集中在晶体结构、磁性和发光性能方面,Yckogawa 等^[19] 对 RE₃TaO₇ 中有序-无序相变进行了研究; Zhang 等^[20,21] 对 Sm₂YTaO₇和 Sm₂YbTaO₇的热物理性能进行了研究; L. Chen^[22-25]利用固相法制备致密的块体 RETa₃O₉、 RE₃TaO₇(RE=Nd, Sm, Eu, Gd, Dy, Er)陶瓷, 对 其晶体结构、微观结构、热学和力学性质进行了研究。 关于 RETaO₄ 作为热障涂层的研究, 主要集中在以下报 道中: 文献[26-28]的研究表明, YTaO4 使用温度可以达 到 1600 ℃,热导率较 YSZ 大幅下降,具有较明显的 优势; J. Feng 等^[27]利用第一性原理对 YTaO4 高温相变 进行了研究,并对作为热障涂层的可能性进行探究; S. Shian 等^[29]对氧化锆掺杂 YTaO₄相变影响和性能进行 了研究; J. Wang 等^[30,31]通过固相法制备得到致密 RETaO₄ 陶瓷,对 SmNb_{1-r}Ta_rO₄ 陶瓷^[32]热物理性能进行 了研究;前期研究结果发现^[33-35],稀土钽酸盐(RETaO₄) 体系中 SmTaO₄ 具有相对较低的热导率。M. Zhao 等^[36] 利用 TiO2 掺杂 YSZ 制备得到具有更低热导率 YSZ 陶 瓷; C. L. Wan 等^[37]利用 Ti 取代 RE₂Zr₂O₇ 陶瓷中的 Zr 从而获得性能更佳的热障涂层材料;部分研究人员[38,39] 对 13%TiO₂-Al₂O₃ 陶瓷涂层的形貌、微观结构和显微硬 度进行研究。以上分析可推断,通过掺杂 TiO,能进一 步提高 SmTaO₄ 陶瓷的热学性能。

本研究采用固相法制备 TiO₂ 掺杂 SmTaO₄ 陶瓷, 主要研究 TiO₂ 掺杂对 SmTaO₄ 陶瓷热物理性能(热熔、

收稿日期: 2021-05-10

基金项目:国家自然科学基金(51762028);云南省基础研究面上项目(2019FB068)

作者简介:周 颖,男,1982年生,博士,昆明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,云南 昆明 650093, E-mail: zhouying602@126.com

热扩散系数、热导率)的影响,探讨TiO₂掺杂SmTaO₄ 陶瓷作为热障涂层材料应用的可能性。

1 实 验

采用固相烧结合成 TiO₂ 掺杂 SmTaO₄ 陶瓷,按摩 尔比例 1:1 称取 Sm₂O₃和 Ta₂O₅,然后按掺杂比例称取 (0、2%、4%、6%、8%、10%,摩尔分数) TiO₂,放 入球磨罐中,添加适量的无水乙醇混合,置于行星式 球磨机中球磨(转速 300~500 r/min,球磨时间 600~ 720 min),将球磨好的混合溶液放入电热鼓风干燥箱 中干燥(干燥温度 60~80 ℃,干燥时间为 10~24 h)。 干燥后的粉体过 50 µm (300 目)筛,放入玛瑙研钵中进 行研磨,研磨后的粉体装入模具中,压制成形(压力 6~8 MPa,时间为 2 min);将压制好的圆片(直径 15 mm×厚度 3 mm)放入高温炉中,在 1600 ℃下烧结 10 h,随炉冷却至室温,得到 TiO₂ 掺杂 SmTaO₄陶瓷 样品。

对样品进行 X 射线衍射(XRD)物相表征;采 用超声反射法测得试样纵向和横向声速,利用 DIL-402PC(Netzsch)热机械分析仪测试实验样品的 热膨胀系数;将样品制成直径 6 mm×厚度(1~2)mm 的圆片,利用德国耐驰公司生产的 LFA-427 激光导热 仪来测定实验样品的热扩散系数,热导率由式(1) 计算:

$$k = \alpha \rho C_{\rm p} \tag{1}$$

式中, k 是热导率, α 是热扩散系数, C_p 是比热容。

样品的摩尔热容 Cp 通过 Kopp-Neumann rule 计算:

$$C_{\rm p} = a + bT + cT^{-2} \tag{2}$$

式中 *a*、*b*、*c*为经验参数,通过查热力学手册得到,*T*为温度常数。

样品在烧结过程中,气孔对陶瓷热导率产生重要 影响,可以通过修正公式,对测试的热导率进行修正, 实际热导率和理论热导率换算关系如式(3):

$$\frac{k'}{k} = 1 - \frac{4}{3}\varphi \tag{3}$$

式中, φ 是样品的孔隙率, 可通过下式计算:

$$\varphi = 1 - \frac{\rho}{\rho_0} \tag{4}$$

式中, ρ 为样品实际密度,采用阿基米德排水法测得; ρ_0 为样品理论密度,通过查询标准 JCPDS 获得。

2 结果与讨论

2.1 物相及微观形貌分析

TiO₂掺杂 SmTaO₄陶瓷的 XRD 图谱如图 1 所示, 将它与 SmTaO₄标准卡片(24-1010)对比,发现掺杂 2% TiO₂的样品在 2 θ =24°附近出现了第二相衍射峰。 当掺杂量大于 2%时,第二相衍射消失,样品为单斜相, 说明掺杂后 Ti 离子进入了 SmTaO₄陶瓷晶格中,掺杂 不同含量 TiO₂并未对其晶体结构类型产生影响。根据 相关文献研究^[40],当 *R*TaO₄陶瓷烧结温度在 1500~1600 ℃时,陶瓷中出现了微量的第二相 ($R_{0,33}$ TaO₃和 R_3 TaO₇),1700 ℃退火后,*R*TaO₄陶瓷 为单斜相,不存在第二相。将 2 θ =24°附近出现的第二 相衍射峰与标准卡片(18-1479)对比,得知第二相为 Sm_{0.33}TaO₃,说明 TiO₂掺杂量大于 2%将对第二相的生 成有抑制作用。

Z. X. Qu 等^[41]通过测定 O 1s 的 XPS 谱图确定了 Mg^{2+} 离子在 $Sm_2Zr_2O_7$ 中的化学状态。采用相同方法, 对 TiO₂ 掺杂 SmTaO₄ 陶瓷 O 1s 的 XPS 测定, 用 2 个 Gaussian 函数 L1 和 L2 对 O 1s 电子 XPS 峰进行拟合, 结果如图 2 所示。随着 TiO₂ 掺杂量增加,除了掺杂 2% TiO₂ 的 SmTaO₄ 陶瓷外,其他样品 O 1s 电子结合能没 有发生改变,这表明 TiO₂ 掺杂并未对 O 元素周围的电 负性造成大改变,与 XRD 分析结果一致。因此,掺 杂 2% TiO₂ 的样品,由于第二相 Sm_{0.33}TaO₃ 的出现, 对 O 元素周围的电负性造成较大改变,导致 O 1s 电子结合能发生变化。

TiO₂掺杂 SmTaO₄陶瓷 SEM 照片如图 3 所示, 陶瓷的晶粒形状不规则,晶界清晰可见,晶粒尺寸在 2~15 μm之间。SEM 图像显示,陶瓷表面较为致密, 无明显裂纹和较大的气孔,与纯 SmTaO₄相比,掺杂



图 1 TiO₂ 掺杂 SmTaO₄ 陶瓷的 XRD 图谱

Fig.1 XRD patterns of TiO2-SmTaO4 ceramics



图 2 TiO₂掺杂 SmTaO₄ 陶瓷 XPS 图谱及高斯函数拟合 Fig.2 O 1s XPS spectra and the Gaussian functional fitted curves of TiO₂-SmTaO₄ ceramics TiO₂使样品的晶粒尺寸变小,说明 TiO₂掺杂能够有效促进晶粒细化,晶粒细化可以提高热障涂层材料的强度。

2.2 热物理性能分析

根据 Neumann-Kopp 规则计算得到 TiO₂ 掺杂 SmTaO₄陶瓷随温度变化的比热容如图 4a 所示,随着 TiO₂ 掺杂含量增加,比热容缓慢上升。TiO₂ 掺杂 SmTaO₄陶瓷热扩散系数如图 4b 所示,热扩散系数随 着温度的升高而减小(0.42~1.19 mm²/s, 100~900 ℃), 热扩散系数具有明显的 $\alpha \propto T^1$ 关系;随着 TiO₂含量增 加,样品的热扩散系数先下降后上升,TiO₂掺杂含量 为 2%时,样品热扩散系数最低(0.42 mm²/s, 900 ℃)。

热导率由热容,热扩散系数和密度计算得到,通过 气孔率修正得到热导率曲线如图 4c 所示,热导率与热扩 散系数的变化规律相似,与工业应用热障涂层材料 7-8YSZ 相比,掺杂 2% TiO₂的样品最低热导率为 1.42 W·m⁻¹·K⁻¹,比 YSZ (2.1~2.7 W·m⁻¹·K⁻¹, 100~900 ℃) 下降了近 30%,也低于 SmTaO₄(1.59 m⁻¹·K⁻¹, 900 ℃)。



图 3 TiO₂ 掺杂 SmTaO₄ 陶瓷的 SEM 照片 Fig.3 SEM images of TiO₂-SmTaO₄ ceramics with different TiO₂ contents: (a) 0%, (b) 2%, (c) 4%, (d) 6%, (e) 8%, and (f) 10%

利用超声反射法测得 TiO₂ 掺杂 SmTaO₄ 陶瓷的纵向和 横向声速 $v_{\rm L}$ 和 $v_{\rm T}$, 平均声子传播速度 $v_{\rm m}$ 由式(5) 计 算, 声子平均自由程由式(6) 计算:

$$v_{\rm m} = \left[\frac{1}{3} \left(\frac{1}{v_{\rm L}^3} + \frac{1}{v_{\rm T}^3}\right)\right]^{\frac{1}{3}}$$
(5)

$$l = 3\frac{\alpha}{v_{\rm m}} \tag{6}$$

式(6)中, a 为热扩散系数,计算结果如图 4d 所示。随着温度升高样品的声子平均自由程不断减小,声子 平均自由程随 TiO₂ 掺杂量变化趋势与热扩散系数和 热导率的变化趋势类似。掺杂 2% TiO₂的 SmTaO₄陶 瓷具有较低热导率,其原因是具有较小的声子平均自 由程;对于绝缘固体陶瓷材料来说,热量传导主要通 过晶格振动来完成,声子就是量子化的晶格振动,式 (7)为热导率微观表达式^[42,43]:

$$k = \frac{1}{3} \int_{0}^{\omega_{m}} c(\omega) v l(\omega, T) d\omega$$
⁽⁷⁾

式(7)中, c(ω), l(ω, T)和 v分别为单位体积热容, 声子平均自由程,平均声速。热导率主要由声子平 均自由程决定,陶瓷的声子平均自由程随温度升高 而降低。

材料热导率较低可以通过声子导热、空位、缺陷 来解释。声子晶格缺陷发生相互作用时,将引起声子 散射,这些晶格缺陷包括空位、位错、晶界以及具有 不同质量的原子或其它声子,引入晶格畸变也能加剧 声子的散射过程,这些晶格缺陷的作用可通过它们对 声子平均自由程的影响定量表示如下^[44]:

$$\frac{l}{l_{(\omega,T)}} = \frac{l}{l_{i(\omega,T)}} + \frac{l}{l_{p(\omega)}} + \frac{l}{l_{(b)}}$$
(8)

式(8)中, $l_{i(\omega,T)}$, $l_{p(\omega)}$, $l_{(b)}$ 分别是本征电导率、点缺陷散射、晶界散射对平均自由程的影响。掺杂 2% TiO₂的样品烧结过程中产生了第二相 Sm_{0.33}TaO₃,第二相 是最强的声子散射中心,能有效减小声子平均自由程; 同时,第二相作为间隙原子的存在,使晶体结构发生 畸变,增强声子散射,从而降低了材料的热导率。因 此,掺杂 2% TiO₂的样品热导率最低。

为了进一步研究 TiO₂ 掺杂对 SmTaO₄ 陶瓷热导率 的影响,对陶瓷热导率的实验值和理论值进行了分析。 根据相应参考文献,在热传输理论中,多晶材料的声 子平均自由程可以被定义为^[45]:





Fig.4 Thermophysical properties of TiO_2 -SmTaO₄ ceramics: (a) specific heat capacity, (b) thermal diffusivity, (c) thermal conductivity, and (d) phonon mean free path

第2期

)

$$l = \frac{1}{2} l_0 \left[\exp\left(\frac{\Theta_{\rm D}}{bTn^{1/3}}\right) \right] \tag{9}$$

式(9)中 $\Theta_{\rm D}$, *n*和*T*分别表示德拜温度,原胞中原子个数和绝对温度,其中 $b\approx 2$ 。在高温下($T>\Theta_{\rm D}/bn^{1/3}$),声子平均自由程可以表达为^[46]:

$$\frac{1}{l} \approx \frac{C}{\left[\exp\left(\frac{\Theta_{\rm D}}{bTn^{1/3}}\right) - 1\right]} + D = \left(\frac{bCn^{1/3}}{\Theta_{\rm D}}\right)T + \left(D - \frac{1}{2}C\right)$$
(10)

结合公式(8)~(10),热扩散系数α与温度的关系可以近似表达为:

$$\frac{1}{\alpha} \approx \frac{1}{\Lambda} \approx \left(\frac{bCn^{1/3}}{\Theta_{\rm D}}\right) T + \left(D - \frac{1}{2}C\right)$$
(11)

根据图 4b 中的数据, TiO₂掺杂 SmTaO₄ 陶瓷热扩散系 数的倒数 (1/α) 与温度关系如图 5 所示。为了更直观地观 察 1/α 是否与温度呈现线性关系,对 1/α 进行一次函数拟合 (如图 5 中虚线所示),从线性拟合的斜率和截距值,可计 算出参数 *C* 和 *D* (如表 1 所示)。从图 5 可以看出,TiO₂ 掺杂 SmTaO₄陶瓷的热导率与 1/*T* 成正比关系,这说明声子 间的散射是造成热导率降低的主要机制,但是在 900 ℃时 偏离线性关系,这是由在高温时热辐射增大造成的。

根据公式(11)和表 1 中的数据,计算 TiO₂ 掺杂 SmTaO₄ 陶瓷理论热导率,与实验值比较结果如图 6 所 示。图 6a 为 100 和 900 ℃下,掺杂不同含量 TiO₂ 样品 的热导率实验值和理论值。在 TiO₂含量较低时,理论计 算和实验值符合较好,随着 TiO₂掺杂增大,实验值和理 论值出现了偏离,在 TiO₂掺杂量≥10%时,实验值低于 理论值,偏离超过 14%,主要原因是由于掺杂量增大, Ti⁴⁺与 Sm³⁺离子之间巨大原子质量差与离子半径差增 大,增强声子散射降低了热导率。

掺杂 2% TiO₂样品的理论热导率,与实验值比较结 果如图 6b 所示,从图中可以看出实验热导率随温度的 变化与理论值相似,呈现 *k*∝1/*T* 的规律,随温度升高, 实验值与理论值趋于接近;在 300~800 ℃,热导率实验 值高于计算值,主要原因是在高温时热辐射增大。



图 5 TiO₂ 掺杂 SmTaO₄ 陶瓷热扩散系数的倒数拟合

Fig.5 Inverse thermal diffusivities of TiO2-SmTaO4 ceramics

表 1 TiO₂-SmTaO₄陶瓷拟合参数 C 和 D

 Table 1
 Fitting parameters C and D of TiO₂-SmTaO₄ ceramics

TiO ₂ content/mol%	α^{-1} experiment	С	D
0	1693 <i>T</i> +835407	86627	878720
2	1938T+817348	116242	875469
4	1191 <i>T</i> +884951	73753	921827
6	1185 <i>T</i> +851473	72465	887705
8	1171 <i>T</i> +903811	73174	940397
10	1488T+765760	95315	813417

图 7a 显示 TiO₂掺杂 SmTaO₄陶瓷形变量随着温度 的升高而增大,TiO₂掺杂能够有效增大形变量;图 7b 显示 TiO₂掺杂 SmTaO₄陶瓷的热膨胀系数随着温度升 高而增大,在 1200 ℃时最大值为 10.8×10⁻⁶ K⁻¹ (2 mol%),大于 YSZ(10.0×10⁻⁶ K⁻¹,1200 ℃)和 SmTaO₄ (9.62×10⁻⁶ K⁻¹,1200 ℃)。TiO₂掺杂 SmTaO₄陶瓷的 热膨胀系数随着掺杂量增大先升高后下降,与纯 SmTaO₄相比,TiO₂掺杂提高了样品的热膨胀系数。 高的热膨胀系数能够减少合金基体与热障涂层之间的 热失配,延长其使用寿命。此外,通过热膨胀率(dL/L_0) 以及热膨胀系数(TEC)随着温度的变化规律可以看出 TiO₂掺杂 SmTaO₄陶瓷具有良好的高温相稳定性。



图 6 TiO₂ 掺杂 SmTaO₄ 陶瓷热导率实验值和理论值

Fig.6 Predicted and experimental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TiO₂-SmTaO₄ ceramics with different TiO₂ contents at 100 °C and 900 °C (a) with 2mol% TiO₂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(b)



图 7 TiO₂ 掺杂 SmTaO₄ 陶瓷的热膨胀变形量及热膨胀系数 Fig.7 Thermal expansion rate (a) and thermal expansion

coefficients (b) of TiO₂-SmTaO₄ ceramics

3 结 论

TiO₂ 掺杂 SmTaO₄ 陶瓷未改变 SmTaO₄ 陶瓷晶
 体结构,样品均为单斜相;掺杂 2mol% TiO₂ 的样品出
 现了第二相 Sm_{0.33}TaO₃。

2) 掺杂 2% TiO₂ 的样品最低热导率为 1.42 W·m⁻¹·K⁻¹,比 7-8YSZ(2.1~2.7 W·m⁻¹·K⁻¹,100~900 ℃) 下降了近 30%,低于 SmTaO₄(1.59 W·m⁻¹·K⁻¹,900 ℃), 主要原因是烧结过程中产生了第二相 Sm_{0.33}TaO₃,第 二相是最强的声子散射中心,能有效减小声子平均自 由程,降低了热导率。

3)当 TiO₂掺杂量为 2%时,热膨胀系数最大值为 10.8×10⁻⁶ K⁻¹,大于 YSZ(10.0×10⁻⁶ K⁻¹,1200 ℃)和 SmTaO₄(9.62×10⁻⁶ K⁻¹,1200 ℃),与纯 SmTaO₄相 比,TiO₂掺杂提高了样品的热膨胀系数。高的热膨胀 系数能减少合金基体与热障涂层之间的热失配,延长 其使用寿命。

参考文献 Reference

- Racek O, Berndt C, Berndt C et al. Surface & Coatings Technology[J], 2007, 202(2): 362
- [2] Li Dachuan(李大川), Zhao Huayu(赵华玉), Zhong Xinghua(种

兴华) et al. Journal of Inorganic Materials(无机材料学报)[J], 2017, 32(6): 571

- [3] Evans A G, Mumm D R, Hutchinson J W et al. Progress in Materials Science[J], 2001, 46(5): 505
- [4] Cao X Q, Vassen R, Stoever D.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[J], 2004, 24(1): 1
- [5] Clarke D R, Levi C G. Annual Review of Materials Research[J], 2003, 33(1): 383
- [6] Schulz U, Leyens C, Fritscher K et al.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[J], 2003, 7(1): 73
- [7] Clarke D R. Surface and Coatings Technology[J], 2003, 163-164: 67
- [8] Vaßen R, Cao X Q, Tietz F et al.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[J], 2004, 83(8): 2023
- [9] Cao X Q, Vassen R, Fischer W et al. Advanced Materials[J], 2003, 15(17): 1438
- [10] Yang Bin(杨斌), Li Linyan(李林艳), Fan Minguang(范闽光) et al. Journal of Inorganic Materials(无机材料学报)[J], 2014, 29(12):1301
- [11] Tian Z, Zheng L.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[J], 2016, 36(1): 189
- [12] Friedrich, Gadow R, Schirmer T. Journal of Thermal Spray Technology[J], 2001, 10(4): 592
- [13] Friedrich, Gadow R, Lischka M H. Ceramic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Proceedings[J], 2001, 22(4): 375
- [14] Gadow R, Lischka M. Surface and Coatings Technology[J], 2002, 151-152: 392
- [15] Nitin P P, Klemens P G.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[J], 1977, 80(4): 1018
- [16] Pitek F M, Levi C G. Surface and Coatings Technology[J], 2007, 201(12): 6044
- [17] Feng J, Xiao B, Zhou R *et al. Acta Materialia*[J], 2013, 61(19): 7364
- [18] Feng J, Xiao B, Zhou R *et al. Scripta Materialia*[J], 2013, 69(5):401
- [19] Yokogawa Y, Yoshimura M, Sōmiya S. Solid State Ionics[J], 1988, 28-30(3): 1250
- [20] Zhang H, Yu H P. Ceramics International[J], 2016, 13(42): 14695
- [21] Yu Jianhua(于建华), Zhao Huayu(赵华玉), Zhou Xiaming(周 霞明). Journal of Inorganic Materials(无机材料学报)[J], 2011, 26(7): 696
- [22] Chen L, Wu P, Song P et al.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[J], 2018, 101: 4503
- [23] Chen L, Jiang Y, Chong X et al. Journal of the American

Ceramic Society[J], 2018, 101: 1266

- [24] Chen L, Wu P, Feng J.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Ceramic Technology[J], 2019, 16: 230
- [25] Chen L, Song P, Feng J. Scripta Materialia[J], 2018, 152: 117
- [26] Shian S, Sarin P, Gurak M et al. Acta Materialia[J], 2014, 69(5):196
- [27] Feng J, Shian S, Xiao B *et al. Physical Review B*[J], 2014, 90(9): 094 102
- [28] Pitek F M, Levi C G. Surface & Coatings Technology[J], 2007, 201(12): 6044
- [29] Shian S, Sarin P, Clarke D R et al. Acta Materialia[J], 2014, 69(5): 196
- [30] Wang J, Zhou R, Feng J et al. Ceramics International[J], 2016, 42: 13 876
- [31] Wang J, Chong X Y, Feng J. Scripta Materialia[J], 2017, 126:24
- [32] Luo Y Y, Song P, Feng J et al. Ceramics International[J], 2018, 44: 13 999
- [33] Zhou Y, Gan G Y, Ge Z H et al. Materials Research Express[J], 2020, 7: 015 204
- [34] Zhou Y, Gan G Y, Ge Z H et al. Journal of Materials Research[J], 2020, 35: 242
- [35] Zhou Y, Gan G Y, Ge Z H et al. Materials Today Communications[J], 2021, 26: 101 927

- [36] Zhao M, Pan W. Acta Materialia[J], 2013, 61(14): 5496
- [37] Wan C L, Qu Z X, Du A B et al. Acta Materialia[J], 2009, 57(16): 4782
- [38] Wang Dongsheng(王东生), Tian Zongjun(田宗军), Shen Lida (沈理达) et al. Rare Metal Materials and Engineering(稀有金 属材料与工程)[J], 2009, 38(9): 1542
- [39] Tian Zongjun(田宗军), Wang Dongsheng(王东生). Rare Metal Materials and Engineering(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)[J], 2009, 38(10): 1740
- [40] Wang J, Zhou Y, Chong X Y et al. Ceramics International[J], 2016, 42: 13 876
- [41] Qu Z X, Wan C L, Pan W. Chemistry of Materials[J], 2007, 19: 4913
- [42] Berman R. Thermal Conduction in Solids[M]. Oxford: Clarendon Press, 1976: 1
- [43] Klemens P G. Theory of the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Solids, in Thermal Conductivity[M]. London and New York: Tye R P Academic Press, 1969: 2
- [44] Chevalier J, Gremillard L, Virkar A V et al.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[J], 2009, 92(9): 1901
- [45] Bruls R J, Hintzen H T, Metselaar R.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[J], 2005, 25: 767
- [46] Tian Z L, Sun L C, Wang J M et al.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[J], 2015, 35: 1923

Thermophysical Properties of TiO₂ Doped SmTaO₄ Ceramics

Zhou Ying^{1,2}, Shi Xinghua¹, Gan Guoyou¹, Ge Zhenhua¹, Feng Jing¹

(1. Faculty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,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, Kunming 650093, China)

(2. Yun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, Kunming 650000, China)

Abstract: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aterials in gas turbine to protect the high temperature components. The SmTaO₄ ceramics have excellent high-temperature phase stability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show great potential for use as next-generation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materials. In this research, the TiO₂-SmTaO₄ ceramics were prepared via high temperature solid-state reaction. The results show that TiO₂ doped SmTaO₄ do not change the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SmTaO₄ itself and its phase structure is still a single monoclinic phase. The TiO₂-SmTaO₄ ceramics doped with 2mol% TiO₂ have a second phase, which is inferred as Sm_{0.33}TaO₃. The TiO₂-SmTaO₄ ceramics have a lower thermal conductivity (1.42 W·m⁻¹·K⁻¹ at 900 °C) than 7-8YSZ (2.1~2.7 W·m⁻¹·K⁻¹, 100~900 °C) and SmTaO₄ (1.59 W·m⁻¹·K⁻¹, 900 °C), with a minimum nearly 30% lower than YSZ. The highest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is detected in 2% TiO₂-doped SmTaO₄ ceramics (10.8×10⁻⁶ K⁻¹), which is much higher than those of YSZ (10.0×10⁻⁶ K⁻¹) and SmTaO₄ (9.62×10⁻⁶ K⁻¹). Compared with pure SmTaO₄, TiO₂ doping increases the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of TiO₂-SmTaO₄ ceramics. This indicates that TiO₂-SmTaO₄ ceramics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 employed as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.

Key words: TiO₂-SmTaO₄ ceramics;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materials; thermo-physical properties; thermal conductivity

Corresponding author: Gan Guoyou, Ph. D., Professor, Faculty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,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, Kunming 650093, P. R. China, E-mail: ganguoyou@sina.com